

新

蝶



林

寫情小說

小說叢書第一集第五編

時報館印行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出版

(新蝶夢)

定價大洋

譯述者 上海時報館記者

上海四馬路

印刷所 時報館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不許
翻印

言情小說
新蝶夢弁言

告罪

余譯此新蝶夢。余於譯筆醜劣之外。更有不得不先向閱者告罪者。閱者請於閱新蝶夢之先。一閱我言。

情。難。言。者。也。言。之。而。失。其。軌。能。使。人。志。氣。沮。喪。性。情。昏。迷。今。余。於。此。中。國。人。氣。沮。喪。人。情。昏。迷。之。時。而。又。譯。此。言。情。小。說。是。不。啻。以。水。濟。水。也。余。罪。一。

情。又。不。當。破。之。者。也。世。界。之。所。以。營。營。而。不。寂。死。者。以。其。有。情。以。相。係。也。情。也。者。人。類。之。黏。液。質。也。假。使。人。類。而。盡。去。情。則。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關。切。索。然。而。無。味。矧。其。能。維。持。世。界。也。今。既。言。情。矣。而。又。破。之。是。不。但。不。利。我。國。家。且。不。利。我。人。類。也。余。罪。二。

以知情之人而言情。而破情。雖於國不利。於人不利。而於情固能言之。而能破之也。雖有二失而尚有一得。若余也者。固蠢然一物。不識情爲何事者。也。而乃亦欲緣人之意而譯之。眞所謂寄五聲於響。辨五色於盲者也。余罪三。

此三罪之外。又有一至深且巨。爲閱者所必不肯赦者。則爲對於婦女。夫婦女者。非今世新人。所謂神聖不可侵犯者乎。而余褻瀆之。褻瀆之。褻瀆之。而至再三褻瀆之。使閱者而爲婦女。其必不我赦也。使閱者而爲尊敬婦女之人。其必不我赦也。使閱者而非有深仇宿恨於婦女之人。亦必不我赦也。而余乃絕無所仇恨於婦女。而以無意識譯之。以無意識譯之。其事雖非由我而造。其事實爲由我而傳。而余之罪亦不可以道。余罪四。因此四罪。欲執筆譯之。而投之者屢矣。然屢投之。而又屢欲譯之者。則以

言情之事。人所喜聞。方今東西文明之說。漸輸入我國。繙譯之業。於茲大盛。其中又以小說爲尤多。而小說之中。則以言情者爲人所喜聞而尤多。夫情。人心中最微妙高尙之物也。若徒以男女相愛之爲情。則其情醜矣。故言情者。至於男女。則必假以險阻艱難之事。以顯其情之貞潔。言情之小說。爲寫男女之相愛。而其所寫之事。則必爲欲相愛而不可得。蓋以歲不寒。不足以知松與柏。而境不澁。不足以見情之深遠也。故言情之小說。必寫其情如帝天。而閱之者。亦必視其情如帝天。視如帝天。則必於情無。或有敢非者。見有類似者。卽曰情也。情也。而醉焉。夢焉。且生死焉。則必胥我國人。而盡陷於情之渦焉。是則將盡我所輸入之新思想。新學問。而不足以供情之作用也。又奚暇及他事哉。故余之譯此新蝶夢也。乃爲寫其情之一方面。見用情之人。亦有時而誤。以稍殺言情者之勢力。故雖知有

罪。欲舍之而不能也。至於褻瀆婦女之罪。俟此書譯盡後。更譯一與此書相反之書。以之自贖。閱者鑒之。

聲明

一、此書原本爲意大利人所作。甚冗長。有二十萬言。今僮節譯其一二萬言。

一、此書爲作者自述口氣。譯之仍其舊。書中所謂我者作者自稱也。

譯者記

新蝶夢

意大利波侖著

冷譯

新 蝶 夢

看官，我乃鬼也。我雖在此執筆作文，然我已早死。人死謂之鬼。而況我所遇之人，所見之事，無一非爲鬼爲蜮，禽獸不如。看官，切勿駭異我言。我年未三十，而髮已白。有人問我白髮之故，纔知道我說我是鬼，一點不虛。我白髮的緣故，並非是我父母遺傳來的。我在一箇月前，我還是漆黑的頭髮，和看官一般，也不是爲着一時用心過分，像伍子胥的鬚，出昭關的時候，一夜變白了的。我也不是到了赤道之下，最熱的地方，受了熱氣，變白了的。我今說起我頭髮白的緣故，我心甚痛。我今說出我頭髮白的緣故，人也決然不肯相信。總說是沒有這事的。看官，我非他人。我乃意大利南皮府波侖伯爵是也。

今試前往意大利南皮府。問波侖伯爵何在。誰不知道。已於上月中旬。染了猛烈的疫病。死了去了。看了波侖伯爵家的明牌。早已不是波侖伯爵的姓名了。查了波侖伯爵的產業。早也不是波侖伯爵的業戶了。就是我現在回了南皮去。說我是波侖伯爵。人也決不信我。說我是騙子。來騙波侖伯爵的爵位家產的。看官。明明是我。人都不認是我。明明是我的爵位產業。人都說我是騙。天下傷心奇怪的事。那有比這樣更利害的。看官。如要詳細知道我的傷心奇怪的緣由。須待我忍了氣。慢慢說來。我家在意大利。原是全國第一箇豪富。我家的住宅。在那南皮江的旁邊。靠山臨水。絕妙風景。我的父親。叫做斐立伯。我無兄弟。父母只生下我一人。我命甚薄。生下我後。我的母親便死了。到了十七歲時。我父親又死。我父親死後。我年尚輕。我便擁了千萬家資。襲了伯爵名號。人都料我無人管束。必然放縱淫逸。我這家資。爵位萬

不能長久的。那料我襲了家資爵位以後。我却一意讀書。我也不和那班游民爲伍。我也不和那種惡少爲羣。我也不飲酒。我也不吸煙。我也不入賭場。我也不赴各種跳舞謙飲的盛會。過了兩年。人又不叫我做破家子。叫我做守財奴了。我在家中。別無他事。除了上學以外。到了家內。便拿了一本書看。所以書是我第一箇朋友。那時我看見書上。說起了婦女們。都道是女人。是糊裡變的。又說女人的心。是蛇涎生成的一。近了婦女。便要著了他的迷。受了他的毒。所以當時我最怕的。便是婦女。偶然有時出了街。遇了婦女。早遠遠的避去了。就是有時當面撞着。連眼也不敢看他。一看。生恐被他攝了去似的。我在家中。除了以書爲友之外。還有一頭靈犬。叫做白虎。那白虎是我父親生時。游歷倫敦的時候。有箇朋友送的。生得身長半丈。腰大五圍。十分雄壯。又極靈敏。因此我丟着書時。便和那白虎玩耍。有時出門閒散。也必

帶着他走。所以除了書外。那狗便是我第二箇朋友。除了書。又除了狗。我還有一人。是和我同學讀書。同班受課的。他的名字。叫做花利。也是我生平第一個的知交。忘形骸的骨肉。我敬他。愛他。比那書。那狗。不相上下。但是我雖敬他。愛他。和他爲友。他的性情。却與我截然相反。我是最怕的是婦女。他是最喜歡的是婦女。他的處境。却和我相類。他也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姊妹。只有自己一人。還有一個叔父。在那羅馬府經商。只是他的家產。却不如我遠甚。他卒了業。出了學堂。因沒有錢用。便又從了一個油畫師。跟他學畫。他的性情。原是極聰敏的。到不得幾個月。他的油畫。便也值了錢了。而且一時名重。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富商大賈。沒有一人不愛他的畫。因此他雖沒有家產。却也寬裕過日。他有了錢。却又和我用的不同。我沒有事。那錢是守着不舍的。他沒有事。那錢是舍着不守的。他的舍錢的區處。是專爲着趨奉。

婦女。他若一見了婦女。他的魂便如被婦女攝去了一般。心中也是婦女。口中也是婦女。所以他最喜歡同婦女結交。各處的盛會。他沒有一次不赴。各地的有名女子。他沒一個不識。他常常說。那婦女是天地間第一種怡情養性的勾當。人生不識婦女。便如舟不泛大海。有馬不上太行。枉生了這一世。他的儀表。又生得十分秀雅。他的口才。是最擅長的。聽了他的議論。比吃那名醫的仙葯還靈。如在悶時。便爽。如在倦時。便醒。如在苦時。便樂。如在怒時。便喜。如在憂時。便忘了一切憂。如在痛時。便忘了一切痛。因此他喜歡着婦女們。婦女們也喜歡着他。他。有。時。來。我。這。裡。談。起。了。婦。女。他。便。津。津。樂。道。我聽了他。也不免有時心動。但是他去了。我取了書來。對着古人。看着書上的議論。我又懼怕起來。因此日復一日。過了幾年。我身上別無可記的事。看官。那料有使我萬世不能忘的。四年前五月十五的那一日。那日。恰值禮拜。

各人都是休息之期。我在家中一人無事。我那至好的花利密友。他又往羅馬府看他的叔父去了。我早上起來。便帶了些食物。携了白虎。叫了一個小船。溯着南皮江。也去游江了。遊了一日。心中十分暢快。到了將近斜日西沉的時候。便偕了白虎。在那南皮江頭。上了岸。緩步歸來。看官。也是我。命中有事。走不得多少路。忽然聽得一陣唱歌之聲。抑揚婉轉。比那鶯聲燕語。還靈還巧。我聽了這唱歌。心中便不覺有些羨慕。再走了幾步。轉了一個灣。便看見了那唱歌的人了。看官。我當時。儻然不看見那唱歌的人。我至今。還是以前的我。我一看見了那唱歌的人。我的心。忽然大變了。當時。我看見唱歌的人來。我便立住了脚。站在路旁。看他們過去。只見一群兒。都是十歲以外的女子。隨唱隨走。十分活潑。後邊跟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音樂師。口中隨時點撥。我便料他們是那孤貧院裡女子。心中自想。我以前爲什麼這樣愚蠢。

誰說女子是可怕的。正在心中這樣想。忽然眼處一閃。那一群女子中間。有一個直印入我腦裡來的。年紀正在十七八歲。身材面貌十分秀麗。自我看見了那女子之後。心中恍然大悟。天下的婦女都是迷人。只有這個是解迷的醒藥。天下婦女的心都是含著毒的。只有這個是解毒的回春丹。我自羞了。羞着讀了幾年的書。都悞聽了古人的話。我又自愧了。愧着活了幾十歲。至今纔跳出了古人的圈套。知道婦女的真相。我又自恨了。恨着今日以前爲何不早有今日。使我早享婦女幸福。我心中這樣想。眼中只顧看着那女子。等到後來。那女子早已過去了。我還是瞪着眼。立在那裡。好像被人施了催迷術的一般。等了一刻。跟我走的那白虎。見我立着不走。他從前面樹林裡跳了回來。我被他一嚇。纔驚醒轉來。纔知道我立在道旁。看了那道路。又想起方纔看見的女子。便又依依不忍遽去。看看天色。已將近黑。沒奈

何。只得呼了白虎，沿着道路，沒精打彩的，走了回去。回家之後，心中好像失了甚麼東西似的。又像得了甚麼東西似的。飯也不想吃。茶也不想飲。書也不想看。睡也不想睡。心中眼中，只想着方纔的女子。眼睛閉時，宛然那女子在我面前。狹長的身兒，尖溜溜的面兒，亮晶晶的眼兒，紅的綠的衣服兒，活潑潑的行動兒，想着他的形容，便又彷彿看着他笑，聽着他唱，翻來覆去，直鬧了一夜。到了明日，我便一早起來，前往孤貧院裡打聽那女子。果然不出我料，被我打聽到了。他原也是箇故家的後裔，只因中落了，父母全死，只有一個伯父，無人撫養，因此從小便送入孤貧院裡。我既打聽得了這個來歷，我便請人對他伯父說，要向他求婚。看官，我在意大利，又富又貴，意大利的人是沒一個不羨慕我的。我去求婚，自然他的伯父萬分願意。那伯父又去問了他，他自然也願意。那頭婚事，一說便成。到不得兩個月，那女子早已

做了我的妻了。我自從娶了那女子爲妻，新婚之樂，自不容說。就是旁的人見了我娶那女子，那女子嫁了我，都說是福氣，福氣。其中有個最羨慕我的，是我那好友花利。花利一見了我娶那女子來，便稱賀不絕道：波侖伯，你說不喜歡婦女，不喜歡婦女，你倒娶了這樣一個絕世美人，不是我誇獎，像嫂夫人這般的美麗，在我意大利要算第一個美人了。休說意大利在這世界上也要算第一個美人了。休說現在世界在這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怕也沒有第二個了。波侖伯，你還不信我以前的話嗎？你還信那書上古人的胡說嗎？那婦女果然是可喜歡的，還是可怕的呢？我當時聽了花利的話，我心中着實感激他。又可憐他道：花利，花利，你雖然喜歡婦女，你還沒有娶了婦女爲妻，你還不知婦女正真的好處哩。因便笑着對花利說道：你說的話果然不差。當時花利愈稱贊的好，我心中愈形歡喜。我自想，我如今得了我的

妻。世。界。上。的。事。可。以。一。切。不。要。的。就。是。平。日。最。喜。歡。的。那。書。那。狗。那。朋。友。也。
 可。以。舍。得。要。看。書。時。不。如。看。了。我。的。妻。更。好。要。和。狗。玩。時。不。如。和。我。的。妻。玩。
 更。好。要。和。朋。友。談。心。時。不。如。和。我。的。妻。談。心。更。好。而。況。我。妻。的。形。容。笑。貌。雖。
 看。了。萬。遍。不。厭。我。妻。的。心。思。靈。巧。玩。耍。之。樂。勝。狗。萬。倍。我。妻。的。聲。音。如。鶯。如。
 燕。雖。在。花。利。也。萬。不。及。所。以。我。起。初。想。我。娶。了。妻。我。以。前。三。個。好。友。都。要。生。
 疎。了。那。知。後。來。竟。不。如。此。我。的。妻。原。來。也。是。好。讀。書。的。清。閑。無。事。兩。人。攜。着。
 書。在。那。樹。下。對。讀。那。書。覺。得。格。外。有。味。那。狗。那。花。利。我。的。妻。因。我。愛。他。們。之。
 故。也。兼。愛。及。他。們。那。狗。見。來。了。一。個。新。主。人。自。然。十。分。趨。奉。那。花。利。原。是。稱。
 贊。羨。慕。我。娶。了。這。妻。的。也。以。愛。我。之。故。兼。愛。及。我。妻。他。自。外。邊。來。常。常。送。妻。
 最。喜。歡。的。東。西。因。此。我。常。對。花。利。說。道。花。利。君。我。將。謂。我。娶。了。妻。你。要。少。了。
 一。個。朋。友。了。豈。知。你。反。多。了。一。個。朋。友。花。利。和。我。妻。聽。了。我。這。句。話。都。微。微。

的點頭微笑。如此快樂。不止一日。也不止一年。我還記得。我娶了妻。第二年的初秋。一夜。我和妻與花利三人。在林下納涼。有個乳母。抱了一個小兒。走來。我便起來。接着。抱在手裡。看了十分歡喜。便授於花利。看道。花利君。你看我的玉兒。生得這樣大了。花利接在手中。又復贊不絕口。剛要抱了起來。和他接個吻。我的玉兒。忽然哇的一聲。哭了。我的妻。便忙前來。接了去。看官。我自今想去。那夜的玉兒一哭。正當我們十分快樂之時。真是所謂樂極悲來。泰極否來的預兆了。到了今年的夏天。那可悲的事。便來了。你道那可悲的事。是甚麼。原來意大利全國。起了一種傳染的疫病。人遇了那病。個個都死。後來漸漸的傳到我們南皮府來了。我們南皮府的人。一得了這個信。便人人危懼。個個驚惶。防那疫病。宛如防着敵人一般。差幸我家在那南皮江的旁邊。並非在市中。往來的人甚少。且又是在山上。獨據一莊。空氣也極清新。

所以無憂那疫氣傳染。我又在那疫氣未到南皮以前。預先將那雜用的東西。都積了下來。又接了花利。在我家居住。免至時常往來。或者帶了疫氣進來。除此之外。本來我也沒有別的人來。我便做成了一個世外桃源。外邊雖鬧的。不成世界。我家裡却十分幽靜。安享太平之日。每日到了晚上。太陽落了。山各人洗澡已過。便往園庭裡。林前石上。攜手散步。看那南皮江的晚景。有時便在石櫓上。三人相對談心。有時回到屋內。在電燈下。我的妻鼓我最喜歡聽的琴。我的友花利。便抗聲相和。我是不會歌唱的。我有時取一本書。看着書。聽他兩人鼓琴唱歌。也有時叫了我的玉兒來。和他玩笑。那時我的玉兒已經三歲多了。騎着白虎。又和白虎玩耍。我那時攜着書。看着玉兒。白虎聽着妻和花利的歌唱。我生平最得意的五種樂趣。一時並集。我那時只有萬分樂。並無一點愁。我那時正如神仙。我那時將謂一生一世都是如此。

了。不料到了上一個月的今日早上五點鐘時我在睡夢中醒了。那時天色纔明日光射入玻璃窗上萬分爽朗我便起了身穿了衣服走近我妻的牀上掀着帳子看時只見我的妻紅顏含笑金髮半拖面向着外正睡的酣醉我看他十分可愛我便上前和他接了個吻看官那料我這次和他接吻便是我和他訣別的接吻了接了吻後我便放下帳子走出房來此時家裡的人都還睡着未起我就出了門看看早氣絕佳不覺順着步沿着下山的路走一面看那初曦照水華光奪目看了多時身上覺得有點煩熱起來響想回家去剛走了幾步忽然聽一聲悲苦之聲忙立定了腳聽時那聲越喚響急了。我便依着聲上前去尋走不得幾步在那一個轉灣處早看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肩上背着一個賣雜貨的箱兒跌在路旁兩手扶着一株樹口中只在那裡呼喚我一見了那孩子我便要上前去扶他他看見我來便

搖着手大叫道、不要過來、不要過來、我是染着疫病的人、你快不要近我、我聽了他這樣一喊、我是本來怕疫病的、又想我有我的妻、我的玉兒、還有我的好友、偷然我染了疫病、他們知道了、必然要着急死了、我這般一想、我愈覺害怕、登時不覺早倒退了幾步、那孩子見我退了、依舊扶着樹、極聲呼喚、那呼喚的聲音、我聽了我至今也還記得、好不使人心悲、我看看不忍心、中想道、他雖然犯了疫病、究竟也是個人、我雖然怕他傳染、不敢去扶他、也應該替他去叫了一個醫生來看他、或者他還有救、斷沒有黑珠白眼看了他、死不救的道理、想罷、便飛身跑下山去、到了一個醫生處、那醫生一聽了我的話、便搖手道、不去、不去、我是還要活命的人、如何肯去、又道、伯爵、你快些回去罷、你也犯不着替人做這種事、我見這個醫生不肯去、我便再找了一個、那一個醫生一聽了我的話、也忙搖手道、不去、不去、我又不是現在尋

死我什麼肯去。且道伯爵你也不用去找人了。你便找了人。法我料那病人也早已死的了。我見兩個醫生都不肯去。又說了這沒人心的話。我心中不覺氣極。我想世間醫生是甚麼用的人。有了病要死都不肯去看。難道看那不死不病的人嗎。我發了氣。我想世界上的醫生都是騙錢的。都不是好人。我又想那病人跌在路旁。沒有人理他。終不是人類應有的事。便想叫了幾個人。擡他到病院裡去。那料叫來叫去。又和叫那醫生一樣。一聽了我的話。說是去擡疫病人。便掩着耳。早走開了。探也不探。我見衆人這樣沒心肝。我益發動了氣。我便要一人奔回。去扶那病人。恰好前面來了一個白鬚的教士。他看了我的情形。他便道。我同你去罷。我想世上沒有一個好人。還是這老著心地厚。我便問他姓名。他便也問我姓名。我說了出來。他道。像伯爵這樣的人。肯這樣熱心救世。真是難得。那老教士一頭說話。一頭只顧跟着我。

走。剛走得幾十步。還沒走到病人身邊。忽然我腹中大痛起來。我眼前一黑。我口中便呀的一聲。我的手。我的脚。漸漸到了腰。都麻木起來。我便登時立住了。不能走。我便扶住那老教士。那老教士一聽了我的聲音。一看了我的顏色。一捻了我的手。便大驚道。阿呀。阿呀。伯爵。你也發了疫病。不是。那時我還硬迸着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纔氣急了。讓我坐一坐。就好的。說時。我的身早已發熱。我的唇早已抖了我的舌。早已乾。我的喉如火燒的一般。那老教士見我這樣。看着路旁有個小咖啡店。便扶我進了去。討了一個安樂椅。扶我坐着。我那時早已全身不能動了。看官。可知我當時心中的苦。我的身。雖在咖啡店裡。我的心。還在那妻子的身上。我心內自祝我雖死後。我惟有一願。願我的妻。我的玉兒。決不要傳染着這病。我料想我的妻。聽見了我病在。這裡。必然不顧着利害。跑了來。看見了我。必然抱着我。放聲大哭。那婦人。

的。情。是。不。讓。自。禁。的。見。我。將。死。必。然。要。和。我。一。同。死。見。我。滿。了。他。也。必。至。爲。
 我。而。病。可。憐。他。可。憐。他。和。我。做。了。四。年。的。夫。妻。他。竟。看。着。我。這。樣。我。想。到。這。
 裡。不。覺。流。下。淚。來。我。對。那。老。教。士。說。我。是。不。中。用。的。了。請。你。叫。個。人。到。我。
 家。裡。去。那。老。教。士。早。明。白。了。我。的。意。思。安。慰。我。道。伯。爵。你。不。要。這。樣。想。這。是。
 風。火。病。來。的。快。去。的。也。快。我。去。弄。些。藥。來。你。吃。了。便。好。了。省。得。驚。動。着。他。們。
 教。他。們。嚇。我。搖。了。搖。頭。他。見。我。不。肯。便。叫。了。一。個。賣。水。菓。的。小。孩。去。我。家。裡。
 報。信。他。自。己。也。去。醫。生。那。裡。討。藥。去。了。我。便。一。人。臥。在。那。椅。上。我。自。想。我。這。
 次。終。究。難。望。再。活。了。我。什。麼。身。上。的。一。切。東。西。都。不。是。平。常。似。的。我。聽。着。人。
 家。說。話。好。像。睡。在。櫃。裡。隔。着。一。重。東。西。一。般。我。那。時。心。中。亂。想。只。想。着。我。的。
 妻。我。口。中。還。只。叫。道。我。死。之。後。我。的。屍。首。不。要。送。到。我。家。裡。去。觸。我。妻。的。目。
 傷。我。妻。的。心。我。雖。這。樣。聲。喚。可。憐。人。都。不。來。理。我。我。聽。着。人。家。的。聲。音。也。覺。

得愈聽愈遠了。不知又過了幾多時。彷彿還聽得那老教士回來。那賣水裏的小孩回來。自後我便覺耳內碰然一聲。聽不得甚麼了。我眼裡只看見我的妻也在面前。我的玉兒也在面前。我的花利白虎我心愛的物。一切都在面前。我便死了。看官我死時的情形。便是如此。看官你想那死不是世界上人最怕的事嗎。無論乞丐盜賊吃盡無數苦。受盡無數罪。一聞了死。他便這樣那樣。千求萬想。望着他不死。而況我是個最有希望的人。年紀又輕。爵位又高。又有妻。又有子。又有朋友。且財產最富。我活的什麼不快活。我要死。我如何肯死。我這時便自悔。自恨自己。儘着所有力量。握着拳。咬着牙。和那死相拼。看官你想那裡拼得他過。拼了幾時。便漸漸的覺得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又漸漸的覺得那是我的心。我的心又漸漸能想。又覺得那心口上塞着的

西漸漸的重了。又漸漸的塞上來了。漸漸的到了胸口了。到了胸口以上了。到了頸了。塞到了喉嚨了。那時便如有人又住了。我的喉嚨一般十分氣悶。我便拚着命叫道。放了我呀。放了我呀。叫了幾聲。便覺那又喉嚨的人放了。放了。漸漸的我的氣從喉嚨裡出來了。那就是我死了之後。活了回來的情形。那時候雖然我活了回來。我還不知道自己已死。也不知道自己又活。我但覺茫茫蕩蕩。不知自己的身體到了那裡。又黑又闇。空氣又薄。呼吸時覺得咽喉間又是吃力。反來覆去想了幾時。纔想出那染了疫病的事。又想着扶了者教士。隊在咖啡店裡的事。阿呀。什麼時候放我在這牀上的。阿呀。什麼時候已經到了夜裡的。我使用手向我身上摸時。我爲什麼便着了。日間的。衣服睡了。再用手向那四邊摸時。一觸着手。我忙縮了回來。阿呀。不好了。我爲什麼睡在這樣東西內。那硬的。不是木板麼。我連忙再用手向上邊摸。

時也是如此。向左邊摸時也是如此。阿呀，阿呀，不好了，不好了。我不是早到了棺材裡嗎？看官，看官，快來救我，快來救我！我既知道了在棺材裡，我心中愈形着急。我口內的呼吸也愈覺吃力了。我便儘着平生之力，用兩手去推那棺材的板，推了幾下，那棺材的板是用活口鑲起來的，那裡推得開他。隔了幾時，那棺材裡的空氣更形薄弱了。我的呼吸更苦了。我心內早已發煩。我鼻子裡熱烘烘的，早已流出血來。我自己想，假使我現在不能推開這棺材的板，我一定要悶死在這裡了。我便在棺材裡亂跳亂碰，拚着命寧可碰死，比那慢慢兒一分一分死的倒好。我便伸着兩手，拚命向兩邊一推。看官，多謝，可憐天不亡我。我左邊推的那板忽然推破了一點兒了。那一點兒內，便覺着那空氣像箭一般，直射了進來。我便用口鼻對着空氣，吸了幾口。我便覺我心中煩熱稍定。我使用手向那推破之處，再用力推時，那就不

消一刻早開了一個大大的洞。我便從那洞裡鑽了出來。剛一立起，忽然聽得轟的一聲，好似有樣甚麼東西崩了的那時，我也沒有心去理他。我只自己想，幸喜我那棺材不曾埋入地裡，倘然埋入地裡，就是破了，棺也要被那土壓死的。忽又想到我那棺木，既然不是埋在地裡，是埋在那裡的呢？出了棺，黑漆漆地仍舊不能看見一物。想來想去，忽然想着道：「阿呀，是了，是了，那是我們家裡的柩窟了。我們家裡原有先代傳來的家窟，家中的人死了，便將柩送入那窟裡。這就叫做柩窟。那柩窟不但我們家有，歐洲大陸的世家家家都有。以前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也曾經送他靈柩進那窟內去過。想到這裡，忽然又阿呀道：「不好了，那柩窟不是石板做成的嗎？那柩窟的門不是極厚的兩扇鐵門嗎？倘然那沒人進來，這兩扇門不是終年鎖着的嗎？我雖拚命出了那棺木，如何出得那柩窟呢？我忙黑暗裡用手摸時，果然一

點不差。是那樞窟再摸到那樞窟的門口。果然關着。我見那門關着。我這一驚非小。我忙用兩手將那門推時。那裡推得他動。忙用兩手敲時。那裡敲得他開。連響聲也都沒有。我便萬分着急。我想。倘然沒有人進來。那門如何得開。倘然這十年廿年內。我家裡沒有人死。如何進來。倘然沒有人進來。不開。這窟裡都是石壁。我如何走得出去。這不是明明要餓死。我在這窟裡嗎。蒼天蒼天。你既然使我死了。爲甚麼還要作弄我呢。既然使我死於疫。又要使我死於餓。人生最痛苦的是死。我既死了一次了。還要使我一死再死。蒼天。我不知犯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罰我到這個地步呢。我想到這裡。我便軟倒在地上。不能行動了。看官。看官。可憐我。我軟倒在窟門口。歇了幾次。我總想不到出那樞窟的法子。我便又立起來。在那黑暗裡亂轉轉了幾次。阿呀。不好了。連那方向都認不清楚了。那裡是我鑽出來。棺材。那裡是樞窟的。

鐵門。我因又立定了想想。一歇。忽然我覺得我腳下。什麼這樣冷。我纔知道。我沒有穿鞋。我是跌着腳在地上。又覺得身上也冷。只着了一件短衣。並沒着外套。我細細想來。我纔想出了緣故。一定是爲我死時爲着疫病。不會按着規矩。改換衣服。只去了外衣。脫了鞋。便送入棺材裡的。我想到這裡。我便想着。既然我不會換衣服。自然我現在着的。便是平常着的衣服。我便一手探入袋裡。觸手便有一物。忙細細摸時。係是我平時最愛的一張肖照。我還記得那肖照上。是三個人合拍的一個是我的妻。一個是我的兒。一個是我。我摸着這肖照。我便叫道。我的妻呀。我的兒呀。我最愛的妻和兒呀。你們見我死了。不知哀痛的什麼樣兒呀。我知道我死後。我的兒必然抱了我的妻的膝。叫道。媽呀。媽呀。你爲什麼只顧這樣哭。我的爺到了那裡去了。呀。什麼不回來呀。我知道。玉兒只顧這樣問。我的妻只顧拭淚。我的好友花利。

雖在旁邊也不好勸。只是歎氣。天呀。天呀。此情此境。使我想去安得不傷心呢。那料我家裡的人這樣悲傷。我却還活在這裡。還在這樞窟裡。想念他們。偷然我出了這樞窟。回到了家裡。我的玉兒。見着我。我便拖了我的衣服。叫我抱我的妻。見了我。更喜出望外。破了涕。含了笑。抱了我頸。將那又軟又香的唇。向着我頰上。着實接吻。我的友花利。見了我。便來賀我的回生。携了我的手。重叙以前的樂趣。就是那無知的白虎。見了我。雖然不曉得我甚麼死。也不曉得甚麼活。見我回來。也便搖頭擺尾。前來迎接我。我那時見了他們。以前的各種樂趣。依然如舊。我使和我的妻。並坐了。抱了我的兒。在膝上。請花利在對面坐下。又投了東西。給那白虎吃。我便叫用人。開了幾瓶上好酒。和我的妻。我的友。三人同飲。談那死去活來的故事。豈不快樂。我正想的高興。忽然我的心上一觸。阿呀。我現在那裡。我還在樞窟中。沒得出路。我心

上便一嚇。我全身俱冷。我便一時神經萬分激動。幾如發狂一般。我便在窟中亂跳亂罵。擡着胸頓着足罵天罵地罵鬼罵神。罵了幾時。愈罵愈憤。神經激烈愈甚。便要走到那石壁邊去。碰死在壁上。剛走了幾步。忽然腳下一絆。跌倒在地上。連忙立了起來。再走時。忽然又絆着一物。又跌倒在地上。連跌幾次。我的性倒漸漸的過了。我便坐在地上。又細細的想。我想我現在不碰死。我終究還有一個可以想法出去的道理。倘然碰死了。那自然更沒有望了。而且我碰死在這裡。有誰知道。徒然負了天使我還生的好生之德。天然使我還生。自然要我想法出去的。怎好便碰死在這樞窟裡呢。想罷。心也便漸漸的定了。氣也更漸漸的平了。因再細細的想那出去的法子。忽然想着剛纔我拿在手裡的那張肖照。什麼不在手裡了。一時暴跳不知落在那裡。我便伸着兩手。向地上亂摸摸來。摸去。想這黑暗裡。那裡摸得着。我因摸

不。着。那。肖。照。我。便。又。靜。着。細。細。的。想。我。現。在。這。樞。窟。裡。第。一。樣。最。苦。的。便。是。黑。暗。倘。然。這。樞。窟。裡。有。了。亮。光。那。時。我。想。那。出。去。的。法。子。也。究。容。易。了。我。便。又。細。細。的。想。什。麼。可。以。使。這。樞。窟。裡。有。亮。光。想。了。多。時。忽。然。大。喜。道。有。了。有。了。我。以。前。送。我。父。親。的。柩。入。窟。的。時。候。我。還。記。得。在。那。柩。前。是。供。着。兩。株。白。燭。的。雖。然。我。爲。疫。病。而。死。別。的。都。是。草。草。這。兩。株。白。燭。是。歷。來。我。意。大。利。國。的。習。慣。決。然。不。會。省。去。的。我。便。用。手。再。向。地。下。摸。時。忽。然。觸。手。剛。纔。脚。下。絆。倒。的。東。西。就。是。那。插。燭。的。燭。臺。那。燭。臺。上。果。然。有。那。三。四。寸。長。的。燭。我。一。摸。着。我。這。一。喜。非。同。小。可。我。纔。摸。着。了。燭。我。又。想。着。沒。有。點。燭。的。火。我。那。滿。心。的。喜。忽。又。變。了。滿。腔。的。愁。我。又。呆。呆。的。坐。在。地。上。不。能。動。了。我。因。又。閉。着。眼。寂。然。長。思。思。那。點。燭。的。火。從。何。而。來。我。因。想。出。要。那。火。只。有。二。法。或。則。這。樞。窟。裡。原。來。有。的。或。則。我。帶。的。來。的。我。因。先。依。着。這。樞。窟。裡。原。來。有。的。想。或。則。葬。

我時候拾我進來。這屋內黑暗。須用着火。那時遺下來的。或則停了我的櫃。我的妻。我的子。我的朋友。來祭我。點那那燭時。畱下來的。但是無論遺下。留下。那取火的。總是火柴。那火柴。是小小的。不知放在何處。叫我什麼去尋。我因翻了轉來。當他是我帶來的。想我帶來的。第一是在我身上了。第二是在棺材裡。棺材裡是斷乎不會有的。那裡見人死入棺材。有人放火柴做念記的呢。那就不過在我身上了。我不是吃煙的人。我身也不會有。而且我身上帶的東西。也數得盡。我因將兩個。尋向身上。各處摸摸。到一個袋裡。覺得硬刺刺的一樣東西。我便取了出來。那是我們歐洲人常用的一個。雜用小包。包內放的是小剪刀。小錐。小鉛筆。小名片。小鏡子。等。我便將他放在一個再摸。摸到物。在那個袋內。又摸着一個小皮夾。取了出來。那是三個。放銀票。銀錢的皮夾。我又將他放過一邊。再用手摸時。不過在褲袋裡。摸著了一

條手巾和幾封殘信。再摸時，那就沒有一物了。我心中便自失悔。我想我總沒有得那取火的法子。我又想到除了那火柴取火的法子，還有甚麼或者用凹鏡借那日光。但是一時那裡來鏡。在這黑暗的地窟裡，更那裡來日光。而且如有了日光，我也不用這火了。或者用鉄擊石。那石是這裡有的。那鉄從何處取來。或者用鑽鑽木。那棺材既非取火之木，那鑽更難得了。我想來想去，舍了火柴以外，要取火，更屬難事。我便又將我身上的物，一件件重取出來。先摸了那幾封殘信。那信內自然沒有火柴的。再摸了手巾。那手巾內也自然沒有。再摸那錢夾。那錢夾內只有幾塊錢，幾張鈔票，也並沒有再摸。那雜用包，便將那包打開，先取去了那小刀、小剪，又取去了小鏡、小鉛筆等類。只賸了一個空包。我便將那包再捻時，覺得薄薄的，更有一種東西。我便將那薄薄的東西又取了出來。我一取出來，我便謝天謝地，萬分快意。以前

的。愁。恨。一。時。都。丟。在。九。霄。雲。外。了。你。道。爲。何。那。薄。薄。的。東。西。果。然。是。個。小。匣。子。匣。內。裝。着。幾。十。株。的。火。柴。你。道。這。火。柴。爲。何。裝。在。這。雜。用。包。裡。原。來。那。雜。用。包。是。備。着。人。一。時。緩。急。用。的。偷。然。夜。間。出。門。一。時。找。不。到。路。頭。也。弄。不。着。火。有。這。雜。用。包。在。身。上。那。就。不。怕。了。我。是。不。大。出。門。的。人。日。間。尚。且。如。此。無。論。夜。間。所。以。買。了。這。雜。用。包。後。從。來。沒。用。過。那。火。柴。因。此。倒。也。忘。了。我。既。得。了。那。火。柴。我。便。取。了。一。株。在。那。小。小。匣。兒。上。劃。了。一。手。忙。去。取。了。那。燭。來。點。着。我。一。時。便。覺。精。神。萬。倍。我。便。執。着。燭。立。了。起。來。先。認。那。方。向。只。見。自。己。依。舊。立。在。那。口。棺。材。的。面。前。我。便。用。火。照。那。棺。材。只。見。那。棺。材。是。用。最。平。常。的。木。料。做。的。材。料。也。十。分。單。薄。工。程。也。十。分。草。率。我。便。想。那。是。一。定。爲。着。疫。病。死。的。人。多。所。以。那。棺。材。這。般。不。好。又。自。幸。道。虧。那。棺。材。這。般。不。好。我。纔。得。推。破。了。出。來。不。然。早。悶。死。在。這。棺。材。裡。了。看。了。棺。材。又。看。那。棺。材。旁。邊。立。着。一。

個木的神位。上面記着波、侖、伯、爵。享年二十有五歲。於一千九百零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罹疫病故。我見了這神位。我纔知道我是十五日死的。但是現在不知是什麼日子了。我不知死去了多少時候了。我心內這樣想。我便執着火。走向那棺材旁邊去。去了那棺材蓋上的釘。將那棺材的蓋開了。看那棺材裡時。只見亮恍恍的一物。取了起來。看時是一個金製的小十字架。我料那必然老教士送我做記念的。我便心中十分感激。那老教士。我因此推想我的朋友。我的妻。必然也有甚麼東西放在這棺內做記念。我便向棺內再尋。尋了一回。不見有甚麼。我便移了燭。走到那頭去看。剛一舉步。忽然看見腳邊。有了亮晶晶的一物。便拾了起來。一看。我甚不解甚麼意思。那是一個婦人耳上穿帶的大珠。緣何落在這地上。我便四處探看。我想難道這就是我的妻。送我做記念。放在這棺材裡的。我在棺材裡破了出來的時候。因

此帶出來的。我又想我平時並不會見過他有這樣東西。我又四處探看。忽然看見我那棺材後。又有一個極大的棺材。一邊的攔柵倒了。仄在地上。我因上前去看。我忽想着道。方纔我從棺材裡出來的時候。彷彿聽得腳下一聲響。不要便是擊動了那攔柵。那棺材和攔柵倒地的聲音。我想這棺材不知是我那一代的祖宗。今日被我驚動了我心不能忍。我便想上前去抬那棺材起來。又想這棺材這般大。不知要用幾百斤氣力。我一個人如何抬得他起。我因執着火。走到棺材頭邊去看。一看時。好生奇怪。那棺材頭上並未寫着某某公之靈柩。卻畫着紅的一柄小劍。我看了那劍。我一時也想不出他的緣故。我忙又携着火。去看那棺材的蓋。一看時。又好生驚異。什麼那棺材的蓋已經破了。忙再推開那蓋。看裡面時。只見裡面並沒有屍首。卻有一個開口的大皮包。我便看那皮包裡。這一看更覺詫異了。那皮包裡都裝着

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歪的是寶。各國各處的大小貨幣。不計其數。我心中便想。這或者是我祖宗留下來的。但是爲什麼。放在這柩窟裡。又有在傳家的書上。注明。我却從來不知道。有這棺材的財產。我因放了燭臺。提過那皮包。一件件取出來看時。除了金銀珠寶貨幣之外。又有各種的細工器具。各國的傳國至寶。另外又有意大利。英吉利。法郎。西等國的鈔票。一束。忙再解開看時。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千元的。我一看。我心中自然歡喜。我早忘了我的身體。尙在這石窟裡了。我便朦朦朧朧。我想我是意大利第一家豪富。現在得了這個。那就世界上第一家豪富了。現在不知我是真是夢。現在我看見的。拿着的。真的金銀珠寶。種種貴物。抑是幻境。我這一想。我心中忽又轉着。那寶爲何放在棺材裡。那棺材頭上爲何畫着那紅的小劍。我忽然心中一閃。覺悟道。是了。我知道了。那紅的小劍。是地

中海中有名的一種海盜叫做赤劍黨的記號那赤劍黨是在海盜中最有胆量的地中的各國沒有一個不恨他畏他都派着兵船差着警官捕他這棺材裡的各樣東西都是各國的警官查他不到的却破在我死去的波侖手裡他們的好智也不能算不高了他明知道這樞窟裡是沒有人來的藏在這裡千妥萬當他們藏的妥當那各國的警官便尋的辛苦了現在可不要緊我出了樞窟我便前去告訴了警官這是盜賊的東西我要了他來也不義我告訴了我發明了這件大案我可以留個名兒在世上也我不枉了這一次還魂又想到我什麼能够去告訴警察呢我還在這樞窟裡我一團高興好像火一般熱遇了冰冷的水了我便將手裡拿的皮包擲入棺內呆立在棺的旁邊想了一刻忽然想着我要用什麼法子出去我先要想這這一個皮包裡種種的東西是用什麼法子進來的這東西既然可以進來那我

也必然可以出去了。一想到這層，我頓然又胆大了幾分。我便靠着棺旁，看着燭火。我又細細的想，那皮包裡東西來這柩窟裡緣故，或者那海盜裝了這皮包在柩裡，假做出柩的樣子，使人勿疑從這窟門裡抬了進來的。這是一個法子。但是我想這柩窟，是我家裡的家窟，就在我家的後邊，而且鎖那柩窟鐵門的鑰匙，又在我的家裡。外邊人是沒有的。他要假做送柩進這窟裡來，那裏有鑰匙，就是有了鑰匙，這出柩的事，不是一人一手做得來的。我們家裡也應該知道，我便又想，不是從這窟門裡送進來的，那是從甚麼地方進來的。這柩窟又是四邊都是石壁，又只有一個門，不是從門裡進來，只有從那石壁裡進來的了。我便要想携着那燭火，到石壁各處去看，有甚麼破壞的穴沒有。我自己又想，倘然這石壁上有了穴，我方纔沒有燭火的時，候就應有了亮光了。既然方纔一點沒有亮光，那壁上的穴是斷斷不會有。

的。我這番的算計。又是夢想了。我那一線生機。又到了絕望的地位了。我正
 呆看着那燭火。只見那燭火。微微的有些動。我想。我現在這樞窟裡。這樞窟
 既然是石造的。四面都沒有隙。那裡來的風。既然沒有風。那火那裡會動。我
 因料那石壁上。必然有了隙了。有了隙。我或者又有了出去的法子了。我因
 拿了那燭。往那風來的那個壁上去。尋走不到幾步。不料那燭早已着了。到了
 盡頭。息了。我要想回去。再取那一枝燭來。點時。早已來不及。我因執了燭臺
 立住了。看那邊壁上時。忽然看見那壁上。白晃晃有了幾條光。我便十分希
 罕。忙趨近那壁。看那光時。只見那光。分着三面。大小恰與石壁上一方石子
 相同。我因想方纔沒有火的時候。不見這光。爲何現在有了。又想一想。道。是
 了。或者方纔還在夜裡。現在天明了。也未可知。我因用手向那光的四邊去
 摸。都是硬硬的。都是石質。及至摸到那三條光線的中間。覺得不儼石質了。

我。便。用。手。去。敲。時。聽。他。聲。音。空。洞。洞。的。竟。像。木。質。了。我。因。又。大。悟。道。是。了。是。了。必。然。在。這。裡。了。那。海。盜。真。是。十。分。心。細。他。怕。這。裡。破。了。穴。被。人。看。破。因。此。弄。去。了。石。子。用。這。木。的。東。西。補。滿。了。我。便。用。手。向。那。木。的。東。西。推。時。推。來。推。去。那。裡。推。得。動。他。看。看。越。推。越。窄。了。我。便。轉。身。回。去。摸。到。了。方。纔。立。的。地。方。摸。着。那。個。燭。臺。又。取。出。那。火。柴。取。了。火。點。在。燭。上。再。往。那。石。壁。旁。看。時。只。見。那。石。壁。裡。果。然。有。塊。石。子。和。別。的。石。子。不。同。再。細。細。一。看。見。那。石。子。的。四。旁。都。空。着。一。條。縫。只。有。下。邊。一。條。和。旁。的。石。子。貼。得。緊。緊。的。我。因。細。看。那。石。縫。時。只。見。那。石。縫。外。窄。內。寬。我。便。想。出。方。纔。推。那。石。子。越。推。越。緊。的。緣。故。必。然。那。假。裝。的。石。子。是。從。窟。裡。向。外。裝。的。不。是。從。外。向。窟。裡。裝。的。我。因。想。這。裝。法。也。好。生。奇。怪。在。窟。外。裝。甚。不。便。當。又。沒。有。把。手。處。倘。在。外。邊。假。石。上。用。了。甚。麼。樞。扭。又。易。被。人。看。見。這。究。竟。是。海。盜。的。智。識。有。限。了。我。因。放。下。燭。臺。用。兩。

手向那假石上去扳。扳了兩板。那假石果然跌了下來了。那假石跌了下來。我向外看時。依舊只有幾條亮光。看不見天日。我心中又是一嚇。我忙用手再向那穴裡探時。見穴裡還有一塊東西擋住。我便用手將那擋住的東西再推了幾推。那東西便被我推去了。忽然窟外的亮光直射入窟裡來。我到此方纔正個大喜。纔曉得我的命正個算我的了。我因將身向穴裡探了一探。恰好不大不小。剛容的一個人出進。我便鑽了出來。向穴外一看。時好個所在。正在那南皮江的灣頭海岸的靜僻處。舉眼一看。宛如久客的人。回了鄉里一般。觸處都是舊物。我看了一時。我又轉身回來。看那出來的穴。宛如初赦罪的犯人。見了牢門一般。更覺十分感傷。我因低着頭看那推去的那塊假石。見果然是用一種木頭做的。那木頭上塗着一種石色的漆。因此雜在石頭內。一時粗心。全然看不出來。因想道。這海盜果然心細。那警官那

裡查得他出來，忽又轉念道：不要說他是海盜了，那是我的大恩人，倘然沒有他，我只得餓死在窟裡，因便再從那穴內鑽入窟裡，再去收拾那柩裡的寶貝。剛一進穴，只見方纔放的那燭火還沒有息，纔扳下來裡面的那塊假石，也橫在旁邊，我見那假石，我又忽然想起那假石爲何要兩塊，不是一塊生的，因又取起那塊假石看時，只見那假石靠着外邊那面有個小小樞紐，我便恍然大悟道：那海賊真個聰明，真個聰明，他做一塊，恐怕不能合縫，如有人在窟內，或者可以看出，所以做了兩塊，你看這兩塊假石的四邊，裡邊一塊是裡大外小的，外邊一塊是內小外大的，人在窟外，先將裡一塊用樞紐扣住了，然後再用外一塊合上，自然內外都能合縫，再沒有人瞞破的了。我看那假石，我越愛那海賊心細，因便携燭到了那棺材前，收拾好了皮包，內寶貝再走到那穴口，息了火，再從那穴裡鑽了出去，拿外邊的那塊假石。

蓋好振了一振衣心中揚揚得意自己傲着自己道我今番這一回去不但得了妻子朋友的情復了以前生時的樂趣而且還遇了這既死還生的一種奇遇可以垂名後世徧布環球我好不快樂也我心中得意脚下便早沿着岸向家裡走走不到兩步忽然覺得脚下生痛道阿呀我沒有鞋哩又一轉念道這裡離我家甚近沒有鞋也可走回去的要甚麼緊因依舊向前走時又走了幾步忽然又想着道阿呀不好了我沒鞋倒不要緊只是我這身衣服是受過瘟疫病的倘然不換去他到得家內我的妻子或者感染了病了起來倒不是件小事我要去買一身來換跣着足又如何好到街上去忽然又想着道這裡前去轉了一個灣不是有家小鞋舖麼我先去買了一雙鞋再去買那衣服然後回去也不遲因便上前到了那鞋舖內買了鞋那鞋舖裡的人見我跣着足走去好生奇怪我只好對他說我在山上跌了一交

跌失了鞋子。所以跣足的那鞋舖內的人也就信了我。既買了鞋，因又走往那熱鬧街市，看見有幾家舊衣舖，走入舖內，看了看衣服，都是還沒十分舊的。我忽然想到，現在這裡疫病死的人多，這衣服不要是死人身上的。脫下來的，依舊有那傳染病的病根在上。因便問那舖裡人道：「這衣服可是病大身上着過的？」那舖內的人便笑道：「老公，那疫病不是專染那沒錢的窮人的。疫病的人不是一定賣衣服的。那賣衣服的自然也不一定生疫病的了。你知道市內有名的富人波侖伯，昨日也染了疫病死了。我一聽了我的稱呼，我便詫異，又聽了他說起我死去的事，我便問他道：「波侖伯也死了，那可惜了。」那舖內的人道：「可不是。眼放着千百萬的家資，沒人管理，天仙般夫人成了寡婦，我聽了他這樣的話，便點了點頭，歎了一口氣道：「可知人生是無常的。」說時，我早揀了一付水手的衣服，買了。那舖裡的人道：「老公，你又不是

水手買了這個做什麼。我說道：那水手的衣服自然不至是疫病人的衣服。我答了他這句話。我心中總想不出他老公老公什麼這樣稱呼我。恰好我將那水手的衣服穿上。走至着衣鏡前。照時這一照。纔叫我魂飛天外。魄上雲端。嚇得我比在那窟裡出不得來的時候還苦。看官。你道爲何。原來我頭上烏黑的一頭髮。不知什麼變成了雪白。我想我頭髮這般白。忽然變成了一個老年人。我的妻什麼還來愛我。我一想到這裡。我自悔當初爲何蘇生了轉來。這個醜形狀。叫我如何回得家去。我不覺呆立。在着衣鏡的面。前。動都不能一動。那衣舖裡的人見我不動。便問我道：老公。你看這付衣服。好也不好。我被他一問。我纔醒了回來。我心中着實不快。便付了錢。一個人恍恍惚惚的出了那衣舖。一頭走。一頭想。又自己安慰道：我雖這般白了頭。髮。甚是形醜。但是夫妻的恩愛。或者不是在形式上的。我往往看見人家絕。

醜的婦人。他的丈夫看了他。宛如天仙的。也有絕醜的男子。他的女人見了他。宛如活寶的。我和我妻的愛情。既然生了子。有了關係。不是區區髮白。可以淡得來的。我漸漸想。我失意的心。漸漸的滅了。抬頭一看。已走差了路。不往家裡這邊去。倒向着那邊去了。我忙回身轉來。又走了多時。覺得肚中十分飢餓。想着我自從死去後。已有一日來。不曾吃東西。看見路旁有一家飯店。便想我不如吃了飯再走。因便走進那飯店。討了一間房。坐下。點了幾樣菜。吃了。看見旁邊有隻睡榻。我便去歪在那榻上。我正在死而復生之後。又忙了一夜。不曾休息。剛一歪上。便睡着了。及至醒來。已是黃昏時候。我便急急起身。付了飯錢。出了店。走向家裡來。我一路走。我心中又喜又懼。喜的是我這一回去。我家裡的人。不消說的是快活了。他們快活。我自然愈加快活。懼的是我白了這一頭頭髮。他們或者因此不快活。他們不快活。那我不

能快活了。不能快活。倒不如死在棺裡。還沒有甚麼快活不快活的糾纏。這兩個念頭。轉在肚裡。翻來覆去。一時委決不下。將那方纔走回家去的一團高興。漸漸的覺得懼怕。便一步步慢慢的走。心中想我別的人都還不要緊。只什麼對得起我的妻。他這樣正在妙年的人。伴了我這老漢。他雖然不嫌棄我。我自己慚愧。及至走到那山脚下。上去便是到我家的路了。我便立住了。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想到後來。總沒有不去的理。便一路順着山路上山。一頭走。一頭看着山景。心中又想到這一處。是我和我的妻平時同着散步的那一處。是我和我的妻平時立着看山景的。又看着那一帶路旁的公椅。是那一日我和我的妻並坐談心的那一處。山角樹林是那一夜和我的妻携手看月的。走過了。几處。走到一個轉灣角上。忽然看見了一家咖啡店。便又想起死時的情形。心中又生了一個感觸。那時天已全黑。咖啡店

裡。早。點。着。明。亮。的。燈。店。裡。的。東。西。一。一。都。看。得。清。澈。轉。了。灣。再。往。上。走。早。又
 看。見。了。我。家。大。門。前。的。電。燈。了。我。因。對。着。電。燈。前。去。到。了。大。門。口。幸。喜。那。大
 門。不。會。關。上。走。進。花。園。那。花。園。裡。寂。無。人。聲。也。不。見。有。一。個。人。影。再。走。去。便
 到。了。我。的。房。屋。了。那。房。屋。的。門。開。着。遠。遠。地。望。去。早。望。見。了。房。內。的。燈。光。射
 在。庭。內。正。看。時。忽。見。那。燈。光。裡。有。個。人。影。兒。一。幌。我。便。心。中。一。動。呀。呀。那。是
 我。的。妻。耶。我。的。妻。耶。我。的。兒。耶。我。的。兒。耶。我。的。好。友。耶。我。想。他。們。正。在。悲。傷
 我。我。却。回。來。了。再。走。近。時。忽。然。聽。得。屋。裡。有。了。人。聲。了。我。心。中。又。是。一。動。呀。
 呀。那。不。是。我。的。好。友。花。利。的。聲。音。耶。我。想。他。自。從。我。死。後。必。然。悲。傷。到。如。今
 這。是。他。的。哭。聲。還。是。他。的。歎。氣。聲。呀。再。要。聽。時。忽。然。間。一。陣。笑。聲。我。心。中。又
 是。一。動。爲。什。麼。唉。唉。是。了。我。想。必。然。是。他。見。我。家。裡。的。人。悲。傷。過。分。所。以。故
 意。裝。着。笑。安。慰。他。們。的。正。在。想。忽。然。見。那。庭。前。的。燈。光。裡。人。影。兒。又。是。一。幌

接着那人影兒便從屋內走出來了。我一見他出來，我不覺便向屋的旁邊一退，躲在牆腳旁看時，只見一個紳士打扮的人低着頭走將過去。我一看那人正是花利花利，剛纔過去，忽然又聽得那屋裡又叫了一聲。我聽了那一聲，我心中便突突的跳，那是我愛妻的聲音。聽了他的聲音，我的魂早隨着他的聲音去了。接着又聽得脚步聲來，我這時心頭便如小鹿一般的亂跳。我想這時他也出來做甚，我便逆着氣看他走過。我先想道：我的妻呀，你悲傷這一口夜，不知憔悴的什麼樣子了。你的眼哭的怎樣腫了，你的髮蓬的怎樣亂了。你的舉動昏的怎樣顛倒了。我和你不知前世爲着甚麼冤家害了你。這一場苦楚，我剛想到這裡，我眼睛裡忽然一閃，我心中又特特的一跳。咦，咦，奇了。他爲什麼依舊穿着這樣華美的衣裳。我當時不覺心中一酸，一股火氣便從丹田內直衝上頂門來。我便登時大怒，我便想要上前去問。

他忙看他面上那料他面上竟沒有一點戚容只含着笑我更怒不可遏便要追上前去攔住他問他罪我忽然又轉念道他或者不是真的笑他必然是爲着我氣的過分發了痴了纔有這樣痴笑我每見痴的人個個都是這樣笑的我又自己安慰着自己看他後來動靜這一看纔教我髮指毛立勃然大怒那裡是怒我早咬着牙切着齒如天之恨那裡是恨我早心如刀割我痛他那裡痴他那裡是痴笑他急急忙忙走過了我的面前去追那花利了他早趕到了花利和花利同步了他的身早並了花利的身了他的手伸了起來了花利的手也伸了起來了他的手臂和花利的手臂早連環了他和花利都立住了轉身回來了他便斜着眼對着花利笑笑花利也對着他笑他仰着頭花利便低着頭花利便和他接了一個吻他一笑也和花利接了一個吻他便將手臂一鬆花利便順勢抱了他的腰他便笑笑花利也笑我

當時欲哭無淚。我心痛比刀割更痛。我全身盡木。當時比死時還苦。比在棺材裡活來時還苦。比在柩窟裡出不得來時還苦。苦苦看官。你們沒有經過的。那是不知道的。我正氣的無可如何。我又見他和花利。早又連着手向我這裡走來。一頭走一頭。兩人甜甜蜜蜜的說話。我見他們走來。我只得再向後邊躲去。我躲的地方。原在屋宇的旁邊。那屋宇的旁邊。靠着裡面原有一帶樹木。我便躲入樹木裡。那樹木面前靠路旁。擺着兩個長的木椅。那個長椅。是我不曾死時。暑天月下。和他與花利們閒談的。他們兩人既走到了那長椅前。便在椅上。你靠着我的臂。我靠着你的臂。坐了他便伸着那一隻手。向着花利胸前弄。我忙看他弄甚麼時。我一看。我便咬着牙心中罵道。那是花利的心。那是花利的血。那是我他日看得見的花利胸中剝出來的心。和血。那不是紅的嗎。那不是圓圓的一朶薔薇花嗎。那是我意皇陛下賞賜我。

是我最愛的。那爲何也。插在他的身上。我纔看他弄我。我又見他兩人相視而笑。我便兩眼直視。對着他們不動。我便見他們兩個人。四隻眼也相視不動。我氣的如醉如夢。他們兩人也如醉如夢。我便按納不下。我便要跑出去。叫將起來。我早看見了他的唇一動。他的唇邊便起了兩個笑暈。他的口裡早發出了當年唱歌的妙音。他便叫道。利哥利哥看官。他這一叫。你想我傷心到怎樣。你們想也知道。我歐洲的風俗。不是親兄弟親姊妹親夫妻。斷沒有呼名不呼姓的。他叫他利哥。他不叫他花先生。他是明明以最親近的情義待他。認他做丈夫了。我聽他這兩字。我便如犯着死罪的人。奉到了斬令一般。以前所餘的一線餘望。一時盡絕。我的身便一時如提入冰箱裡一般。從心窩冷起。一直冷到四肢百體。沒一般不冷。我便死。我早已全死。我耳內忽然又聽得如奏音樂的聲音道。幸虧那波命死了。天呀。天呀。我正在冷到極

處的時候。我一聽這話。我心忽如火燒一般。我當時要恨。早已恨到無可再恨了。要怒。早已無可再怒了。我想我怎樣害了他。他竟這般恨我。我死了。他不悲傷也罷了。什麼倒說幸虧死了。假如我這次不死。他心中厭我的心。也就可想見了。我在生前那一件待差了他。他喜歡的要的那一件不曾依過他。他現在倒這般說法。那還是人說的話嗎。那還有一絲一毫人的氣在他肚裡嗎。那還是人嗎。這一種不是人的人。枉騙了我幾年。騙了我別的都還可騙了我幾年。獨一無二的真情。枉送在這不是人的身上。我那得不怒。我當時怒憤已極。我便要上前去扯他的嘴。拔他的舌。割開他的心。看他是怎樣生的。我當時若真個扯他。拔他。割開他的心。我怒還有限。我當時恨不得拿了刀。趕到他的面前。將他身上縱橫亂搨。搨做他肉醬。我怒纔息。我當時若真個拿了刀。搨他做肉醬。我怒還有限。我當時早瞪着眼。豎着耳。咬着牙。

捻着拳挺着脚身體早如釘住一般我當時怒的早已不知有自己不知有自己的怒了。我正怒着他我又聽得那花利冷笑着說道他嗎他嗎他這樣不近人情的人你還說他做甚他未死的時候控着你像自己的妻是一個。人獨占的不想也有今日我聽着這句話我倒不能再氣好笑起來了我想天下那有這種混賬的人說出這般混賬的話來我自己的妻不是一個人獨占像你這樣占了去難道倒是人情天理嗎我正在想我又見花利那廝用手去捻他的手他便抬頭起來四處一望斜着眼對花利笑了一笑點點頭道那東西果然可笑但是幸虧他未死之前便招了你來在這裡住倘然你不在這裡我現在新死了他總要守了他六個月的孝才好和你同住不然便要被人說笑的我聽他這樣說我心中又好笑道他也有羞耻也怕別人說笑嗎又聽他接着說道自後請你總須留意一點當着他們用人

是。不。好。隨。便。的。這。個。名。聲。傳。了。出。去。不。好。聽。我。心。中。想。道。你。也。怕。名。聲。不。好。聽。接。着。花。利。便。搖。搖。頭。笑。道。那。怕。甚。麼。到。了。明。日。我。們。將。那。用。的。人。一。併。換。了。去。他。們。做。他。們。的。事。我。們。做。我。們。的。事。干。他。他。們。甚。麼。他。兩。人。正。捻。了。手。說。的。高。興。忽。然。我。看。見。他。奪。了。手。面。色。登。時。改。變。立。刻。立。了。起。來。回。了。頭。四。邊。看。望。那。花。利。也。忙。立。了。起。來。問。他。道。你。爲。什。麼。這。般。驚。恐。你。看。見。了。甚。麼。了。他。搖。頭。道。不。是。他。又。往。四。邊。看。了。多。時。忽。然。向。着。樹。林。旁。邊。一。指。道。那。個。我。見。他。一。指。我。便。吃。了。一。驚。我。將。謂。他。已。看。見。了。我。自。後。又。聽。他。說。道。原。來。是。白。虎。在。那。裡。我。怪。道。聽。見。聲。音。響。我。將。謂。波。侖。的。靈。魂。出。現。了。花。利。笑。道。你。還。這。樣。說。你。的。胆。也。太。小。了。他。道。那。倒。不。是。胆。小。波。侖。生。時。他。是。常。在。這。裡。坐。的。或。者。他。死。了。仍。舊。到。這。裡。來。也。未。可。知。花。利。又。冷。笑。指。着。那。白。虎。道。真。個。是。他。來。了。說。着。兩。人。又。携。着。手。依。舊。坐。下。花。利。接。着。又。對。他。望。了。一。望。

兩隻眼睛微微含着酸意。說道：你爲什麼現在還只是想着他？我看你心裡到底還舍不得他哩。他正色道：那裡我想他做甚麼？我不過這樣說。我現在只有你。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花利聽他這般說，便又忙向前向他着實接了幾個吻，含着笑對他說道：我不懂你當時爲什麼愛他，嫁着他，他也含着笑看了花利幾眼道：你不知道我當初嫁他，何嘗和愛你這樣愛着他？我聽他這樣說，我便要知道他當年的心是怎樣，因又留心聽他說下去。只聽他低着頭說道：我當年年紀還輕，我又不曾見過世面，我看了男的人個個都是好的，我心中想道：原來如此。他又道：而且我當時在那孤貧院裡吃的是人着的是人，我窮苦到萬分，我受不得那個窮苦。我嫁他，我是爲逃去那窮苦的我，我心中又想道：原來又是如此。他又道：而且他是我們意大利有名的豪富，他家裡守着千百萬的家資，身上受着伯爵的名號，他要來娶我，我當

時自然嫁他。花利旁在邊笑着，問他道：假使當時你已認識了我，你那時嫁他呢？還是嫁我？他聽了這句，他便微微的只是笑，不答。花利又問道：你嫁了他，到了這裡，自後便怎樣？他道：我嫁了他，起初到也一心一意守着，他將謂世界上男子不過如此的自後，你來了，見了你的風采，聽了你的談笑，我纔知道世上竟有這可愛的男子。我又常常和你相見，我只是不得空兒，我早已一心在你身上說罷，便斜着兩個千嬌百媚的眼，看看花利。花利聽了他話，又被他這一看，便如觸了電氣一般，在那椅子上直跳起來，兩隻手抱住了他的腰，將他抱起，又低着頭不住的和他接吻，看官，那也奇怪。我當初走回來，見他們的時候，我看見他和花利說了他一句話，花利和他觸了一觸手，我的眼裡心裡，便如觸着刺的一般，他們兩人愈親熱，我的心便刺的愈深，愈痛。自後，我漸漸的聽他說了話，我的心却漸漸的變了，到了這時，我見

他。和。花。利。現。了。萬。般。醜。態。我。却。心。中。也。不。恨。不。怒。不。痛。了。倒。像。他。們。這。般。是。應。該。這。樣。的。我。不。怒。他。這。些。事。我。却。要。緊。聽。他。們。說。下。去。究。竟。什。麼。一。個。結。局。我。只。見。他。們。兩。人。抱。腰。接。吻。亂。了。一。陣。喜。的。那。花。利。手。舞。足。蹈。自。後。兩。人。又。携。着。手。坐。下。花。利。笑。着。問。他。道。現。在。他。死。了。得。了。空。兒。了。他。答。道。這。也。天。從。人。願。教。我。們。兩。人。逞。心。如。意。的。花。利。因。又。挨。近。他。的。身。旁。問。道。我。們。兩。人。既。然。這。樣。的。情。投。意。合。又。得。了。這。個。天。假。其。便。的。機。會。你。幾。時。好。和。我。明。白。的。接。了。婚。成。了。正。式。的。夫。婦。他。似。笑。非。笑。的。還。沒。答。聲。花。利。又。急。接。着。說。道。你。又。怕。人。家。說。話。偷。然。我。們。兩。人。正。名。定。分。的。成。了。夫。婦。還。怕。人。家。說。什。麼。話。他。依。舊。只。是。笑。不。作。聲。花。利。着。急。兩。隻。手。捧。着。他。的。手。叫。道。你。呀。你。爲。什。麼。不。應。承。了。我。呀。你。爲。什。麼。不。說。你。還。忘。不。了。你。波。侖。嗎。他。忙。搖。頭。道。誰。還。想。着。他。忘。不。了。他。你。也。太。看。輕。了。人。了。花。利。忙。道。那。麼。爲。着。甚。麼。你。不。是。愛。

着他的兒怕嫁了我他的兒受苦他不等花利說完早又搖着頭道不是不
 是那小孩子更值得甚麼雖是我親生的我不要了也就不要了說甚麼愛
 花利又道那麼你是不是爲着喪服沒有滿喪服裡沒有便嫁人的那是果
 然不差只是我現在說結婚並不是現在就要教你和我結婚只要你親口
 許了我到了甚麼時結婚使我安了這個心那我就死也情願了他停了半
 晌要說不說的遲延了多時花利只在旁邊急的似沒了頭的蒼蠅一般逼
 着問他爲甚麼他依舊含着笑半吞半吐的不說半晌纔答道這個我不能
 許你花利一聽了不能許你四字又如被電氣觸了的一般從那椅上直跳
 起來叫道你呀你呀你爲甚麼不許我呀連問了幾聲他纔說道我現在既
 已伯爵夫人的身分了千萬家資的家產我儻然明白允許嫁了你你是人
 人知道沒有一個錢沒有一官半職的豈不被人恥笑爲了這個緣故所以

我十分躊躇不能允許。我聽了這話心中自然暗笑。花利聽了這話便如被電氣觸了一般直跳起來。又如被催迷術施了定身法的一般呆立了半晌。纔連聲叫道：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原來是這個心呀！他見花利發了急，便忙又立了起來，携着花利的手道：你不要着急，你應該原諒我的心。我雖然不能和你做個明白夫妻，但是我和你的情分終是今生今世第一個的了。花利雖然聽了他的話，心中還是不快，快快的坐了下來。他又安慰道：你爲什麼一定要和我做夫妻呢？你還不知道嗎？情的厚薄斷沒有在那夫妻不夫妻上。你不看見我和那波侖雖然夫妻，但是我的情却在你身上。花利聽了這一番話，依舊不作一聲。他又道：我雖不能和你做夫妻，但是我想待你的那件事，不如夫妻來。你既然愛我，你也應該設身處地代着我。想像我現在的地位和你結婚，究竟宜也不宜。花利被他這樣一說，纔慢慢的

道。你雖然和我好。你不肯和我結婚。究竟我心中有些。不滿意。他又挨過花利的身邊來。親親切切的對花利說道。我望你終要去了。這個成見。纔好。我想能够你我做夫妻。果然好事。現在既和我有不便。你安了我的心和我的心。上親近。比和我名分上親近更好。花利被他甜言蜜語了一番。纔又歡喜起來。對他說道。那也是一樣的。你既肯和我終身。這樣親近。名非夫妻。實則夫妻。那也是一樣的。他忙笑着對花利道。這個自然。我今生在一日。世上便是這般的待你。一日。於是兩人又復如前歡笑。花利因向說道。你曉得我。一定要和你做夫妻的緣故嗎。我爲着恐怕不能終身和你好。如今日一般。所以。要和你做了夫妻。定了這個名分。現在你既肯終身和我這樣。我自然也心定了。我只要你不嫁別人。那就不嫁我也。可得他忙說道。這個後日再講。花利聽說後日再講。早又着急道。你說後日再講。那就是後日再要嫁人了。

你還說終身如今日一般的待我嗎。遂又拖着他的手大叫起來。只這一叫。忽然樹底下跳出一樣東西來。我忙看時。只見是那白虎健犬。原來犬那樣。畜生是最有義氣的。見了主人有急。必然前來相助。所以大凡養犬的人。或者和人相鬧。或者和人相爭。那犬不在旁邊。便罷。如在旁邊。他沒有不助着主人。和那主人的敵人爭鬥的。倘然主人喝住了他。他便退去。不喝住他。他便拚著命和那敵人相鬥。不管有害無害。與主人有益無益。這就是他的性靈。比別種畜生高了些的地方。也就是比人不及了的地方。當時白虎聽着花利一叫。又見他拖了女主人的手。直跳起來。將謂和女主人有甚麼解不開的冤仇。他便從樹林底下直跳出來。撲至花利面前。便叫花利正在煩惱的時候。被他一叫。更動了怒。連忙一手放了那婦人。用腳來蹴那犬。那犬見花利來蹴。知道和他相爭。便更奮勇向前。花利的腳到時。恰好和那犬的口。

碰了個着。那犬更萬分憤怒，便順勢咬了一口。那花利痛極而號，想要再用那個脚再蹴時，早被那犬一撞撞倒在地上。那婦人見勢不好，便來呼那犬。那裡呼得他動，那婦人見呼那犬不動，便也從椅上跳了起來，用脚蹴那犬。這時花利正在地上亂滾，那犬也在地上亂咬。那婦人雜在中間亂蹴亂喊，忽然聽得鴉的一聲，那婦人也被犬咬着一口，跌倒在地上了。忽又聽得鳥的一聲，那花利早已被犬咬着要害處，叫了一聲，死了。那犬見咬死花利，也就住了。當時我聽那婦人一聲叫，將謂他也死了，忙從樹林出來，跳去看時，那婦人正在從地上爬了起來。一見了我，忽然又叫一大聲，倒在地下了。我想再要上前去扶他，只聽得屋內的人也已聽得了聲音，跑了出來。我一聽了這個聲音，我怕他們來看見我，便趕緊出了門，一路走一路想着。我今夜遇見的這一番，宛如做了一場春夢一般。因又走到那旅館裡，聽他消息到。

了。明。日。見。報。上。說。那。婦。人。也。已。死。了。我。受。此。一。番。經。歷。我。便。看。破。了。世。上。的。情。我。便。將。這。件。事。記。了。出。來。布。告。世。上。和。我。一。樣。的。人。我。自。明。日。起。將。再。往。那。樞。窟。裡。取。了。海。盜。的。貨。幣。要。周。遊。世。界。去。了。看。官。我。便。從。此。告。別。

